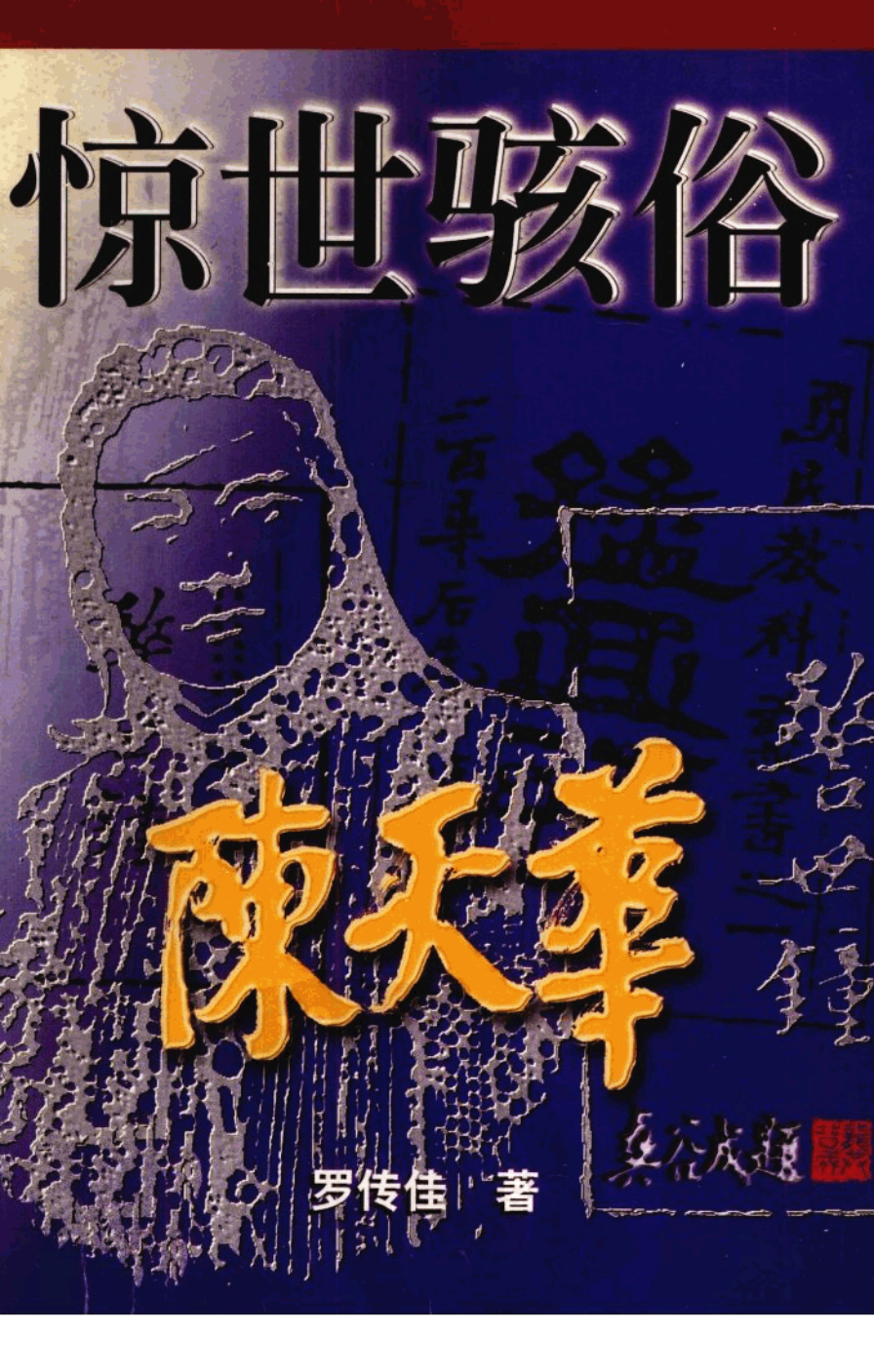
惊世骇俗



陳天華

罗传佳 著

惊世骇俗

I247.5
1791

罗传佳　著

惊世骇俗

陈天华

罗传佳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东韶关市新华北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1插页 400,000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60—3060—6
I·2587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罗泽华

古梅山。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崇高的土地，也是一片光荣的土地和庄严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不知诞生了多少名人，生发了多少英雄的传说。陈天华、谭人凤、方鼎英、成仿吾、罗盛教……不能不是这片星空上的璀璨星座，也不能不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史册上的优秀花朵！

曾几何时，当一场伟大的变革，如梦一般风驰电掣地到来；当一场圣洁的洗礼，如梵呗铃上的音符熏陶了这片土地，我们眼前这个古老的城，古老的摇篮，也便童话般地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童话般地矗起了“天华广场”！

“天华广场”是为缅怀民主革命前驱陈天华而兴建的。它辽阔、洁雅、爽净，占地九千九百平方米，青水泥地面，瓷白石栏杆，苍松、翠柏、杜鹃、常春藤映亮的陈天华的雕像，一切让我们感到他的伟大和宁静。“天华广场”为刘佑华同志提议命名，筹建三年，正式竣工于九九年。“天有九重，地有九州，家有九族，人有九窍，”史前史后，九为最高限数了；所以，它又有“九九广场”之称……

天高地迥，惠风和畅。值此大庆之际，适有罗君传佳之大作《陈天华》面世，无论从历史、从现实，这都是一件喜上加

喜的特大好事。吾为罗君庆幸。

罗君写作《陈天华》，已历多年，九年前他就写作出了十集历史电视连续剧剧本《陈天华传奇》，并被多家拍摄单位采用，然而“人民电视人民办”，他风尘仆仆地跑了多年赞助，终于以失望告终，才又操起笔杆，将其改写成了今天的这部书。

我深深地感慨，在商风日盛、人文精神日衰的当今，罗君竟能独守一隅、坐镇教书、洁身自好、不为金钱所动而利用寒暑假采撷素材、辛勤笔耕、讴歌先烈，其诚是屈指可数、难能可贵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接旧人”。

无疑，当我们读完了这部书，就会知道，这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书，一部高张爱国主义的书，一部文笔优美蕴藉的书。伟大与崇高，温柔与卓烈，刚毅与华美，善良与正义，都可在这本书里找到。

噫吁兮，吾心悠哉，是为小序。

1999 年 4 月 3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陨石天落…… 3
第二章　童年情仇…… 14
第三章　牧牛王者…… 31
第四章　脱颖而出…… 46
第五章　别了下乐…… 60
第六章　风雨同舟…… 78
第七章　指点河山…… 97
第八章　风起云涌…… 116
第九章　迫走省城…… 134
第十章　岳麓情窦…… 148
第十一章　湖湘初会…… 166
第十二章　奔丧故里…… 184
第十三章　恩师许亲…… 203
第十四章　一波三折…… 221
第十五章　留学东瀛…… 236
第十六章　拒俄运动…… 252
第十七章　华彩乐章…… 268
第十八章　艰难时月…… 285
第十九章　归国情韵…… 299
第二十章　俚语办报…… 313

第二十一章　华兴长沙…… 328
第二十二章　再渡扶桑…… 343
第二十三章　劳顿运动…… 358
第二十四章　遥相呼应…… 373
第二十五章　甲辰遭挫…… 388
第二十六章　沪上风云…… 403
第二十七章　捕房解难…… 417
第二十八章　东瀛东瀛…… 433
第二十九章　同盟会立…… 447
第 三 十 章　取缔风潮…… 461
第三十一章　壮烈殉海…… 476
第三十二章　岳麓山悲…… 489

后　记…… 500

引　子

冇历本本年，是一句民间俗语。意谓许多年许多年以前，也许根本无日历可计算。这儿述说的故事之源，不应是冇历本本年之前，而应是冇历本本年之后的之后。

日月经于天，江河行于地。

莽莽蛮荒的荆蛮之地，千山万壑，丛林群石之间，白带般惊涛骇浪地奔腾着一条江脉。这条江脉即资江。资江发源于粤地的资枣古县，一泻千里，横贯“南蛮”“长沙蛮”“莫徭”“梅山蛮”之谓的新化县九十余公里，孕育了千秋万代的英雄豪杰、炎黄子孙。

这是公元一五七五年暮春的一天，石马乡鹊桥里一处路旁小店里头，许多乡民正在倾听一个从东乡而来化缘的和尚胡说八道……

那和尚，身高不足五尺，秃头秃顶、癞颜癞面，却鼻翼如钩、双目如炬，披着件破旧袈裟，腆着个胖圆大肚，脚趿双麻线草鞋，一手托着只黄光闪闪的土钵子，平静而从容地喃喃着：“佛从东来，我佛慈悲。逢凶化吉，百事不歪。财去运挡，火来水埋。有人上吊，绳自坠埃。南面巨石，西面重岩；北面险极，东面江开。三百年后，祥云集结，阳吐芬洁，必有奇人，隆隆出矣！”

众人吐舌，俄而大哗……

莫非眼前这丑和尚，真神人乎？

这儿位处县内偏僻的西北方向，北接安化，西临溆浦，南达粤地；九峰岭、大熊山、苟茅峰、大竹已将其重重叠叠地包围，全

是些溪峒环列、广谷深渊、悬岩陡壁的地方。只有中间平阔、东面廓开；那条江则由东来，然后西折，再向北去，注入洞庭湖。这些年来，由于明正德三年新化那场大灾，“民掘草根树皮以充食”，聚众起事首领李再万、李再昊被官府捕杀后，其子侄李延禄继为其首，以元溪山为据，四方招兵买马，添置武器；常浮江而来，掠取财物，作为军需，给官府和乡民都带来了骚扰。不过说起来也非常奇怪，这石马乡鹊桥里一带有惊无扰。光棍陈先同在集市上被李的人马以募捐的名义，搜走了身上仅有的赌资三钱，却于回里的路上迟暮中遇上了个从安化沿途讨米过来的年轻女子，遂领回家，纳而为妻，今已生二子，里人传为佳话。陈大斛家女儿，在官兵清乡时被污辱，于是“寒风摧树木”，“自挂东南枝”；不意悬枝之苦，挣来挣去，绳触于岩角，未落气而自断。陈女被人发现所救，在邻里更视为妙趣！不意今天这个东道来化缘的和尚，竟将它们偈语般道出，不亦玄乎？

于是众人吵吵嚷嚷：

“师父，你可怎知这些，料事如神？”

丑和尚咧嘴：“师父真传，鹦鹉学舌。”

“师父真传？岂可知三百年之后？”

丑和尚置钵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善哉善哉！刘伯温善观天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本门师父，亦乃星象大家；本门弟子，亦承其学，焉有不知三百年后之理耶？”

众人沉默，面面相觑。意即三百年之后，不管你丑和尚香屁臭屁，我等皆已成尘土，管他奇人异士，于我等又何干呢？

一愣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松出手头的一枚方孔铜钱，施与丑和尚，然后一声山野物般的“呃呃——”星散离去……

春花开，秋月白。

日诸月诸。三百年后的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又有啥奇人出世呢？

第一章　陨石天落

希腊群岛啊，希腊群岛！
从前有火热的萨福唱情歌，
从前长文治武功的花草，
涌出过狄洛斯，跳出过阿波罗！

——拜伦

一

三百年终于过去了。

三百年，对比“楚之南有冥冥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实在是太微小了。然而对于眼前这个四处藤萝、溪涧、荒岛般的清方知团下乐村来说，它不啻于是十万惊雷！因为刀耕火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造族都造过好多代了。但大多的人都对世事蒙昧麻然，无所知。只有稍有见识，出过“大门”，腹有诗书的陈蔚林之流，才能扳指数说这三百年来的朝代沧桑：堂堂大明，自朱洪武开基创业，历经了建文至崇祯十七个皇帝，历时了两百七十六年，为啥又变成了大清呢？这明时的石马乡鹊桥里，为啥又变成了今天的方知团下乐村呢？这委实是汉人的耻辱、汉族的耻辱！朱元璋本牧牛娃出身，能一统异族辽、金、元霸占了四百六十一年的中原，已是盛哉伟业了。然而他的后人却不能守业，却让一个贼心不死、死灰复燃的金的后裔，抢去了江山！无怪乎崇祯十七年，天降红雪，血染煤山，星坠九宫，神州易色了哩！转瞬之间，满人统治

中华，也已二百多年了……这二百多年，满是汉人的屈辱，满是汉人的血泪，满是河山的烽火狼烟、满目疮痍。满人对汉人狠，对洋人却顺。他们利用洋人，也利用汉人，自己人打自己人，消灭了反抗他们的太平天国，却鱼儿贯梭梭样让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鹰钩鼻的洋人全跑进中国来了！

这方知团下乐村共包括着易龙、大津、甘溪三处院落，居住着二百多户人家，祖辈数以绩麻纺纱、狩猎耕种、“翘翘错薪”，或偶去数里之外的江面，捕几条鱼虾为生。村里的人大多是陈霸先代齐天下赐姓的子民，大多是随始祖金峰顶一老大人因一场兵燹从江西吉州移过来的枝脉枝系。当然，这里头也不乏杂姓异姓。这些杂姓、异姓的先祖，则多来自辰州、溆浦方面的饥民。他们流徙至此，羁留住了，就像泥水中的根瘤一样有了萌孽。而且这地方的人们，也许是长年累月经受日光曝晒和山风熏陶的缘故吧，一个个孔武粗犷、朴拙善良、坦爽豪侠；一人有难，十人帮忙，一点儿也不存本姓与异姓间的纠纷。若在平昔，一圈一圈一弓一弓的绿色山崖，鲜活的龙腾般衬托着不远不近的茅舍炊烟；一年到头的拼死拼命、辛苦劳作，缴纳了官府的土地税、人丁税、间架税之外，家家户户也还能熬煎着勉强生活。

可眼前，他们却被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旱灾唬住了！

二

这场旱，起自何处，来自何方呢？陈蔚林白发皤然，老态龙钟，架一副高深老镜，宽额角上不时有细小细粒的汗珠沁出，一手拭汗，一手翻书，从万历到崇祯七十多年中，灾年就有六十三年之多，其中水灾二十六起，旱灾二十一次，蝗灾十一回，饥荒三十六次，大疫二回，可地方上的人们并不言重，他们的子孙都活过来了啦！他惶然、骇然，屋瓦上的阳光和外头荒岛般的热浪蒸得他气喘吁吁，呼吸紧迫。他无奈地摘下眼镜，抹抹眼角，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图从古稀的记忆里浮起另一幅本土本地有关灾情的另一幅图画……然而他想了很久。曾有过啊，听先人说，一六四六年，新化大旱，腊月雪下深八尺，民冻馁而死，未几天灾流行，疫疠大作，死亡相继，乃至牛遗种，田荒芜；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大水，距老女桥上游七里，山崩谷裂，巨石漂流，近溪民居亭阁，俱随波远逝，阡陌深积沙砾，终年不能耕；倒过序数，乾隆四十三年，大旱，赤地千里，粟值骤增十余倍，新化郡邑饥民无以为食，饿殍盈道……陈蔚林一下毂觫起来了！六十花甲轮流转，莫非本村本土，又要沦于那场浩劫了么？作为长者，作为智者，作为族长，不能为乡邻谋福，不能拯村人于倒悬，则何长之有？

他颤巍巍地持杖走了出去。

大旱啊，委实是弥天大旱！

这场大旱，从三月尾子伊始，整个下乐村已连续四个月未见一滴雨了。

太阳像一只倒扣的金盘，成天价将火辣辣的灼热泼洒给大地。禾苗枯了，树木萎了，石头白了，土地裂出了焦焦的口子，下乐河的泥沙在阳光中似乎冒着团团烟缕，环绕四周的青山也似乎瞪着一双双绝望的大眼睛，无奈地瞧着眼前即将演出的悲剧……

空旷的蓝天连一丝云影也没有啊！

广漠的原野上有抬着菩萨、敲着锣鼓在无望中苦苦游行的人群。

陈蔚林更悲哀地看到的则是大津辖区那一排排对着青天凹眉凸眼的枯柳树下，衣衫褴褛、气息奄奄地蹲着、坐着、躺着的大群乡亲。一见他的到来，大都鱼样地蠕动起来，发出微弱的嚣声：

“族长……您来了……”

“族长……救救俺们吧——”

“族长啊，何时有雨下啊？”

陈蔚林问：“宝英子率人去山内寻水几个时辰了？”

有人答："三个时辰了，还不见回程。"

陈蔚林在痛苦的凝神中。

忽然有人说："族长，您看——"

陈蔚林抬头一看，但见从灰蓝的山那边，冒出了一彪人影……

他喃喃道："大概是寻水的回来了吧？"

那彪人马愈来愈近，为首的就是宝英子。他，年约三十来岁，大眼浓眉，虎背熊腰，手提着个粗大锄头，出气咻咻地来到了大柳树下。

陈蔚林问："英子，寻着水了吗？"

陈宝英丧气地回："石头缝里都难挖出水哓……"

陈蔚林问："连九峰泉都没水了吗？"

有人说："族长，连九峰泉都只有一线水了……"

陈蔚林惊惧住了，半晌没说话。

那九峰泉，聚集九峰之地下水源，吸取日月之精华，于山涧间常年积水成渊，绿波曼漾，时有白色天鹅自远方飞来，于水面嬉戏悠游。三线水成瀑布，二线水平岩壁，一线水是放都放不出的。天旱若此，则奈何哉？

正在这时，突有人像遭蛇蝎咬般嚷道："族长——他们又来了！"

陈蔚林闻声，也不由得颤抖了起来。

他们，指的是那些钩爪锯牙、如狼似虎的官府里的粮胥税吏。随着异国列强对清廷的步步紧逼，腐朽的政权也便对人民愈来愈勒紧绳索。他们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不管天灾人祸，有收无收，只知一味地盘剥。除了先前的地头税、人丁税、间架税之外，他们又加上了什么新饷税均输税。田村颗粒无收，又哪来的"新饷"？村人挣揣于死亡之途，又何来的"均输"？这片荒岛般的土地民风朴浑，他们来过一两次，都在沸腾的民怨中狼狈而去——

曾留下话："下次再不将钱粮备齐，拿你们的族长是问！"

陈蔚林咋不颤呢？

并且这次，一眼望去，他们居然带着全副武装的团练来了！

陈蔚林匍匐于尘埃中……

来者气势汹汹："陈蔚林，你可知罪？"

"知罪……"

"下乐村所欠的粮银该备好了吧？"

"悠悠苍天，如此灾年，大家都实在拿不出所欠粮钱。"

来者大怒："给我拿下呀——"

乡亲们齐崭崭地跪下求饶："青天老爷，饶了族长吧，饶了我们吧，族长说的是实情啊……"

陈宝英悲愤填膺地大声说："天如此亢旱、能怪我们有意抗赋抗税吗？"

来者大声命令："连那厮，给我一齐绑了噢！"

陈宝英弹簧般地跳起来，怒目圆睁着吼道："饿死也是死，碰死也是死，你们就来吧——"

一场大打，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有人偷偷地跑进村去。

村南端有一座竹篱小屋，宽有三间，茅草盖顶，窗户东开。窗前竿叶黄萎地立有丛竹，篱内瘦骨嶙峋地徜徉着两只鸡雏；檐前阶下，无多杂什。正门两旁却依稀可辨久贴褪色破旧的一副对联。联云：

之乎也者教尔弟子
子曰诗云叙吾天伦

横批：

可想而知，这出自一个塾师的手笔。

茅屋内，落魄的陈宝卿正与面黄肌瘦、却高挺着一个大肚的妻罗氏对坐着。陈宝卿年已四十一岁，额容苍老，长衫补丁，略呈佝偻，双目却炯炯有神。他和妻面前的桌上，都摆着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二人都望着发愣。

有顷，罗氏说："夫君，你就把粥喝了吧？人是铁，饭是钢哓！"

陈宝卿瞧了瞧妻子，默默地将面前的粥推了过去："孩子他娘，我对不住你啊——孩子都快生了，却碰上这样的灾年，连命都难捱哩！我不饿，你就快吃了吧？"

罗氏端起一碗粥，刚喝上一口，就泪光晶莹了。

恰在此当儿，陈宝卿似乎听见村外有嘈嘈杂杂、嚣嚣腾腾、钝器相击和哭哭喊喊的声音传来，不觉失色！忙站起来对妻说："我去外头看看……"

话刚说完，但见一后生张皇失措地推了篱门闯将进来，口里嚷嚷着："大伯——不好了……宝英叔与清兵打起来了！"

陈宝卿跌跌撞撞地跑向村外。

村外，遍体鳞伤、鲜血直流的陈宝英已被前来的团丁、团练五花大绑住！

陈宝卿一声痛叫，扑倒在前来的人脚下："不能抓他，不能抓他，你们不能抓他啊——我就只有这一个亲弟弟啊——"

来人哈哈大笑！笑得那么凶残，笑得那么凌厉，笑得那么阴鸷，笑得令所有的人毛骨悚然！

众乡亲和陈蔚林又齐跪了下去，求饶声撕心裂肺："饶了他吧，饶了他吧，他是个好人哇——"

然而眼睁睁，大家看着惨不忍睹的陈宝英被趔趔趄趄地拉走了……

陈宝卿大恸，呼天抢地："天啦——你为何这样害我们贫民百姓？地啦——你为何这样不生五谷，不长眼睛？官啦——你们为何要这般伤天害理？"

众都大恸，众都哭泣，众都呼喊成了一大片！

说来非常古怪，在众人的大哭、大吼、大恸声中，风起了，天阴了，雷声自远而近地隐作了起来……那风，倒像是来自大家所迷信的阴曹地府，飒飒地凉，风脚发怒般狂扫过田园、山林和路面，横卷起枯枝残叶；那云，由淡而浓，由小而大，黑棉絮般隐匿了刚才那轮灼日！那雷，则像是一首天庭的乐章，迸裂出无穷的伟力，一下子把大家震慑住了！

众由大愣醒来之后，狂欢着、狂呼着奔上田野，跑回村落，准备锄头、准备土坎、准备盆钵，准备一切接水储水的器皿……

三

雨，倾盆大雨，瓢泼大雨，当整个下乐村完全进入黑夜以后，终于"莲界慈航"般地君临了这片久旱焦枯的土地！

濒临于绝望中的人们，都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然而这时在村南端陈宝卿家里，眼前的景象却显得分外地惊惶！

暴雨、雷鸣、电闪和蓝色的霹雳，强烈地摇摆着、震撼着，照亮着这座小屋；摇曳、闪烁、颤动的小油灯中，陈妻罗氏着了魔般在一条粗糙的木板床上哀号着、惨叫着、爬过来、滚过去，拼命挣扎着……

陈宝卿手忙脚乱，颤抖不已，生怕油灯熄了，一手持一根蜡烛，一手张开遮着风向，走来走去地叮嘱着妻子："你要忍住，你要忍住……你一定要替我，把孩子生下来啊！"

罗氏紧咬牙关，睁开眼道："夫君，你快去烧盆热水来

吧！……”

陈宝卿大梦初醒般连连称是，慌慌张张地持蜡烛去了灶房。

熊熊燃红的灶堂火焰里，陈宝卿的脸上交替变幻着岁月的风云和人生的悲欢。先祖惟盛，曾为江西泰和溆林名门望族之后裔，在明太祖消灭元人，一统江山之际，被击溃的陈友谅残部途经溆林，奸淫掳掠，鸡飞鹅走，最后一把火将庄院烧了个一干二净。下乐的陈氏先人就是那次举族西移，避难至此的。先祖生下伯父今园，先父今图，伯父娶而无嗣；先父却生下了他和宝英子兄弟二人，这于其时是天大的幸事。然大幸之后大难即至，一场瘟疫在他年刚十二岁的时候几乎夺走了他房族所有亲人的性命，仅剩下老祖母和他兄弟。自此开始，更艰难的人生路有如资江河畔的纤夫，泣血行吟于他们祖孙三人间。以至当祖母后来教他读李密的《陈情表》时，他号啕痛哭，三日不咽饮食。祖母见背于他十八岁时，葬于荒冢重叠的兔鹿山。宝英子整整小他十岁，中间所隔四个妹妹无一幸存。宝英子自小很倔，喜欢和同龄的孩子打架，不习诗书；但对相依为命的哥哥却有感情，十四岁即能干山中田野的重活，十九岁就长成一副铁打金刚般的架势，不再让哥哥下地。陈宝卿便温故知新地操起了先父和先祖母曾经授给他的课业，在自家的三间茅屋内当起了全村的启蒙塾师。不想赤日炎炎、野田糊焦，谁家还有心思送孩子念书？宝英子一年前刚给他定了亲事，不想竟遭此厄，被官府血淋淋地绑缚去了……

陈宝卿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而屋外那暴雨那雷霆那闪电那霹雳，仍是排山倒海地倾泻着、震怒着、挥闪着、炸裂着墨黑的苍穹！万马奔腾般的风啸和妻子撕心裂肺的惨嚎，使陈宝卿的神经几近崩溃了！

他慌忙地往灶堂里塞着柴块，水已发出嚯嚯的响声，冒出一片片热气……

陈妻在床上一声大叫：“快来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